

另类科幻武侠作品集

神剑遥想

路西法
著

卷二



目 录

神剑遥想(卷二)

神剑遥想外传之暗夜仲裁者.....	(1)
第一章 暗夜仲裁者	(3)
第二章 黑与白的相惜.....	(21)
第三章 永昼永夜	(40)
第四章 混乱的昼夜	(57)
第五章 背离的光与暗.....	(77)
第六章 光之星·暗之影	(95)
第七章 夜之曲·昼之歌	(112)
神剑遥想外传之拟真幻境	(133)
第一章 序章	(135)
第二章 魂裳	(153)
第三章 雾耀	(171)
第四章 夜铃	(186)
第五章 魂裳Ⅱ	(201)

目 录

神剑遥想之世轴倾毁.....	(217)
第一章 序章.....	(219)
第二章 神魔之剑	(236)
第三章 尘世之雨	(253)
第四章 天极剑极	(272)
第五章 永生与不灭	(287)
第六章 幽冥幻影	(305)
第七章 绝对罪恶	(322)
第八章 正反的真实	(344)

暗夜仲裁者

神剑遥想·外传

第一章 暗夜仲裁者

“罪恶”，一个令人厌倦的名词，在这个过度开发的巴比伦中，这个名词却仿佛象征着“权力”与“财富”，而所谓的“正义”却变得像是守护“罪恶”的工具了。

官方为了钱而与黑道组织私下交易，而都厅的执法者则是认真的担任着为他们把风，以及在他们杀了人后将证物“不小心”弄丢的工作。种种的黑暗早已浮上台面，但那些“政治商人”们还是用着愚民给他的支持，继续地在各媒体上胡说八道。

曾几何时，不知多少人因而想到，消灭这些“罪恶”的工具是……“黑暗中的黑暗”。

也因此，在这个繁华的巴比伦中的某一角，正流传着一个不该存在的传说——“暗夜仲裁者”……

※

※

※

现在是距离凌晨十二点还有三十分钟的深夜，在巴比伦边境，一个几近无人的车站里，有位少年正向着月台走去。

每每到了深夜，这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浓厚的旧时毒品味。与近来流行的“无害麻醉剂”不同，这里的人吸食毒品不是为了麻痹忧郁，换取快乐，而是单纯地为了早点失去这痛苦的命运。

面对着在广大的车站中，零星蹲在墙角，吸食着自己生命的流浪汉。少年似乎早已习惯的无视于他们的存在，迳自从他们颓废的眼神中穿过。

此时,电脑语音开始广播着:“今日的最后一班电车将于十一时四十五分于第四月台出发。再重复一次……”电子合成的声音宛如诉说着这里的无情似的,飘荡在这车站中。

少年稍稍加快了脚步,在这广大的车站中,他熟悉的走向第四月台。

没多久,少年便到达了正要发车的月台,并在车门关上的前一刻顺利地进入了车中。

他所在的这节车箱中空无一人,他默默的坐上了随意选择的位子。由于列车此时已进入了“亚空间隧道”中,因此隔着窗外的景色是一片漆黑,而车中就格外显的明亮但仍是孤独的如外头一般。

少年并无心去比较两者间的不同,只是默默地看着车上贴着的“小心割喉抢劫犯”之类的海报。

也许是因为近来的景气不好,再加上那些政治家心情又太好之故,许多的一般人都成了“公共建设”政策底下的牺牲者,从有钱人眼中的“死老百姓”更降级成为穷人,也因此产生了许多强盗杀人的事件。

商家为了治安的败坏批评着执政者,执政者与执法者将责任归咎于民该要自治。他们从没想过,这些人都是被他们所谓的“为了全民利益”这种骗小孩的藉口之下而遭受迫害的人。

正看着这些海报的少年,不发一语,但嘴角却露出了轻视的微笑。不知是在笑那些因为自己被权力迫害,就将怒气出在没权力反击的普通人身上的变态,还是笑着用权力迫害他人的政治家。

此时,一声女人的尖叫声传遍了这整条列车。也许是因为政府官员在选择该由谁建造列车时,不选择态度骄傲的天圣财团,而选择懂得送礼的黑道之故,列车隔音等设备,格外的差。

大约在尖叫开始的十秒后,一个男人左手抱着一个黑色皮包,右手拿着一把还在滴血的短刀,从另一节车箱中跑来。男子颤抖

的手紧握着刀，正在想办法强制撬开车门，由情况看来，这名男子绝对不是什么自杀未遂或是自虐狂之类的人。因此照常理而言，他不是警察便是杀人犯……顶多是个公务人员。

“又来了？”少年不禁在心中如此感叹着。只见那名男子用力的打开了这节车箱的门，像只发了狂的野狗似的，死盯着看着少年。而少年还真的将它当作路边的野狗似的，看也不看他一眼。

少年无意去招惹这种人，但也不想因为这种人离去。他只是仍是一语不发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但男子似乎却不是这么认为。

“我、我、我没有要、要杀她的！是、是、是她自、自己、不、不好。”

男子像是面对着法官似的，正为了他自己的罪名找到一个自认合理的藉口。

“你有意无意，都和我无关。”

而面对着这位开始诉说着前因后果的男子，少年仍旧用着毫无同情或厌恶的语气说着。而男子却像是精神崩溃似的，不断的将他如何受到政府欺压，上司使唤，以及老婆偷人之类无关少年的事说了出来。

这名年近中年的男子，近来因遭逢几次人事调动，失去了原本的工作，待在家中又得不到妻子及儿女的尊敬，因此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开始杀人，起先是流浪汉。他的藉口是为了清理市容，而后更变成了杀各个落单的路人，渐渐地，本来以为是在维护着自己的正义的他，却被媒体客观的报导为“变态杀人魔”。因此，他的罪恶感使他杀更多的人，来获得“错在别人”的这种心理藉口，而现在他则是想将少年当成另一个用来求心安理得的藉口。

“说够了没？”

“对不起……是你不好……我不能让你说出来！”

这位男子将他的生活的困难都说了出来后，突然间便毫无预警地冲向少年。

“找死。”

就在短刀刺到少年的前一刻，只见五道光在空中一闪。刺向了男人的四肢及颈子。而男人全身顿时失去了该有的机能，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为何？为何不让我杀了你？”

“很简单，因为不关你的事。我不管你的命运如何多桀，也不管你是为了快感还是为了赎罪而杀人。我只知道，你接下来的命运是……”

少年用着吊人胃口的语气说着，但男人似乎都听不见。刚刚插在男人身上的，竟是五根细针，针的长大约十五公分，但粗细却是一般针的三分之一左右，看来仿佛一吹就断似的。

“这五根针会将你的身体机能停止，以你这身快被腐蚀的身体看来，顶多撑个三小时。若在这段时间中，有人将针拔了起来，就算你命大，若没有，你就等着安详的死去吧。”

说完，车子已经开始减速了。这是今日的末班车，若是在电车停驶之前没人来救他，等到明天早上，他就必死无疑了。

一瞬间，男人似乎终于从杀人的快感中清醒了。他开始流泪、哭喊、大叫，但他从没想过，每次别人被自己杀之前，不也是如此的呼喊着的？但结果却是……

“吵死了。”

说完，又是一根针飞向他。男人这次连喊叫都没办法了。他只能看着少年默默地离开了车箱，当然，他的生命也正随着电车门关上而消失在这无言的恐惧中。

“又死了一个杂碎。”少年一面想着，一面走入了位于巴比伦边缘地带的一家名为“堕天使”的酒吧中。

“嗨！遥夜，今天比较晚喔。”

一个男人一面服务着吧台前的客人，一面用着熟识的语气问着遥夜。

“发生了一点小事。”

说着，遥夜便坐到了吧台上。遥夜看来虽然不过十七、八岁，但全身散发着一股危险的气息，使得附近的几位女性都不禁多看两眼。而其他的男性常客则是不敢正视他，迳自喝着酒。

“和平常一样。”

当老板正在为遥夜倒酒时，突然有两个醉汉分别到了遥夜的左右边坐了下来。这举动使得原本坐在遥夜两旁的女个人都皱了皱眉头，纷纷避让这两位醉气熏天的壮汉。

“唷！怎么会有个小孩来这啊？”

“是不是走错路了？”

“还说什么‘和平常一样’？和平常一样是果汁吧？”

“给我滚。”

“什么？你他※的有种……”

正当两人要破口大骂时，遥夜手一举，便将右方男人的下巴抓住。只听“喀啦”一声，醉汉的下巴便脱臼了，而另一个人一时之间还呆在原地。

“你平常的酒来了。”

遥夜顺手接过便往男人阖不起来的嘴里倒。

“这就是他平常喝的‘工业用酒精’，算你幸运，他是不随便请人喝酒的。”

看着男人正抓着喉咙痛苦的样子，老板幸灾乐祸地说着。而另一个醉汉却拿起了一张椅子向遥夜丢去。

“去死！”

谁知遥夜不避不闪，只是轻轻的将手一扬，一根针飞向了椅子。不但将椅子打了回去，还重重的打在醉汉的脸上，使他登时头破血流。

“快点走，不要在我这里闹事。”

因为不想闹出人命，老板催促着两名醉汉赶紧离去，而他们倒

也真的乖乖付钱走人了。

“真是的，差点又被你砸店了。”

“是吗？”

“还说‘是吗’！你以为我重新装潢了三次是因为谁的破坏？”

说到这，老板不禁感叹着自己竟会有这种朋友。事实上，遥夜就住在这酒吧的楼上，而房东则是这位老板“语诀”。虽然说是朋友，但实际上却连遥夜的家世都丝毫不了解，甚至连“遥夜”是否为本名都不确定。

“你以为钱多好赚，我们这里……”

“爸爸，你就别再骂了，遥夜哥又不是故意的。”

一个女孩突然出现为遥夜说情着。这位女孩看似年约十五岁，比遥夜略小，留着一头红色短发。身上穿着略短的裙子，上衣则是一般的衬衫，如琉璃般的眼珠子仿佛闪着亮光。虽然才十五岁，但身体却十分成熟，玲珑有致的身材曲线，让人不住多看两眼。

若说唯一可挑剔的地方，应该就是她虽身着如此诱人的服饰，但手里却拿着一枝旧式的扫把。

“遥夜哥，好久不见。”

少女用着可爱的声音说着。而遥夜只是点了点头，却不答话。而女孩却丝毫不以为异，仍旧用着思慕的眼神看着冷酷的遥夜。

“不是前天才见到吗？”

“爸爸你闭嘴。”

“呜……从前那个总说‘将来要嫁给爸爸’的琴零到哪去了……”

老板用着夸张的语气说着，既像是在自嘲又像是在讽刺遥夜。而遥夜却像是一个没感觉的冰人似地，面对如此热闹的局面，却仍一语不发，仍旧喝着他那酒精浓度高到死人的酒。

对于热闹的局面总是相当感冒的遥夜，不可思议的，竟然对现在这种带有些颓废的温馨有点习惯。在场的众人，几乎没有是

全都熟识的，他们不知彼此的家世、背景、过去等等，但在这里，他们却全都在这灯火糜烂的酒店中，彼此把酒言欢，甚至其中不乏看对眼（或讲对价钱）就去开房间上床的人们。

“对了，不是有一群人又来找遥夜哥吗？”

“琴零！”

老板斥责着琴零，在这龙蛇混杂之处，最忌讳的就是口无遮拦。所幸琴零说的话没有引起遥夜以外，其他人的注意。

“他们又来了？”

“是啊，虽然我已经帮你回绝了。但他们还是说要在这等到你来。”

“他们在哪？”

“后面的包厢，爸爸不准我接近的那区。”

面对遥夜的问题，琴零很高兴的抢着回答。

所谓的“不能接近的那区”，其实是语诀他暗中营业的“特种行业区”。要在这生存，决不是光靠着一间小酒吧就够了，因此“卖春”只不过是这家“堕天使”数种“非法行业”之一。但关系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因此语诀绝对禁止自己的女儿接近那里。

将剩余的酒一饮而尽后，遥夜便起身走向了酒吧的后头。

与其说这里是个卖春的场所，不如说是喜好滥交者的天堂。只见数十位男男女女们，在各自的小隔间中，纠缠在一块，彼此喘着气，叫出如野兽般的声音。甚至连完全封闭的隔间中也不时的传来女人的娇吟。整个厅中，宛如正演奏着淫秽的交响曲似的。

“你是遥夜吗？”

当遥夜一进入了这场所时，一个身型高大的男人挡在遥夜的面前，并用着不大客气的语气问着。顺道一提，他是这里除了遥夜外，惟一身穿完整衣服的人。

“不关你的事。”

“等一下！我们老大……”

正当男人与遥夜擦肩而过时，男人粗壮的手臂抓向遥夜的肩膀。但当手掌与肩接触的前一刹那，男人手掌忽然一阵剧痛，只见一个碗大的手掌，竟被不下十数根的针穿过。

男人抓着自己的手掌，痛苦的半跪在地，但丝毫没引起他人的注意，因为男人的呻吟声，是引不起他们的性趣的。

“啊……啊！我、我的……手！”

不理睬男人的嘶喊声，遥夜抓起了他的头发，将他的头用力提起。

“说话要客气点，知道吗？”

“是、是、是……哇！我的……手啊……”原本已经痛到麻痹的手，却因遥夜狠狠的踹了上去，因而一时之间，男人痛的说不出话来。

“你现在可以说你们老大在哪了。”

一面用脚在男人插满针的手上转着，遥夜一面无表情的问着。男人说不出话来，只能勉强用另一只手指了指角落的一间包厢。

“是嘛，谢啦。”

说完，遥夜便转身向那走去，留下已经痛到休克的男人倒在地上。

“终于见到你了，‘仲裁者’。”

当遥夜推开了包厢的门时，一个年约四十几的男人对他说着。这个男子有些微胖，但却不失威严，从穿着看来，应该是个黑道的大哥“袈泛”了。

在他身旁站了两排手下，身型和刚刚的男人差不多，全都面无表情，标准的小弟模样。这些人的作用与其说是当老大的护卫，不如说是跟班或是挡箭牌还差不多。另外，还有两个身材曼妙的女人坐在袈泛的身旁，任由他的手上下抚摸着胸部、臀部，甚至是私处。

“有什么事快说，我可不想看你和女人做爱的丑态。”

此话一出，就有几个小弟忍不住将藏在衣服中的枪拿出，对准了遥夜，但却被袞泛阻止了。

“哈哈!! 果然是快人快语! 我今天来, 只为了一个人。”

说着, 他从小衣中拿出了几张照片及一张“DID”卡(类似金融卡)。卡上的电子显示器标示着金额, 竟足足有一千五百万元。而照片上的人, 则是一个素来以诚信为口号的当权者。

“我要你杀了他, 订金就是那些, 事成之后还有两千万。”

“为何要杀?”

遥夜这“仲裁者”之名, 并非无凭无据的, 只要有人找他杀人, 他必定先问理由后谈价钱。看看是该杀, 或着不该杀。

“别看他这小子素来表现清廉, 其实还不是靠我的支援才选上的, 而如今他竟去投靠了另一个跟我作对的帮派, 真他妈的带种! 我非得给他知道厉害不可。”

“他该死, 但你也该死。”

“至少没人出得起钱来叫你杀我, 如何? 接是不接?”

袞泛刻意的将 DID 卡往前推向遥夜, 却眼看着遥夜丝毫不为所动。袞泛又对着身旁的女人指了指。

两个女人从刚才便对遥夜相当有意思, 从头到尾几乎都不断的对遥夜抛着媚眼, 其中一个看来比较妖艳的, 甚至不只一次的将双腿张开来吸引遥夜。因此现在袞泛一下命令, 她们便很听话的立刻挨到了遥夜身旁。

看着两个女人在遥夜的身上不断地扭动着娇躯, 袞泛似乎相当的满意。

“如何, 这两个女人不错吧? 如果你答应, 这些都是你的。”

“庸脂俗粉。充其量不过是被你用过的洞。”

“你……”

正当袞泛想开出其他条件时, 突然外头传来一阵吵闹声。

“对不起! 可不可以让我见遥夜先生! 求求你!”

一个女孩推开了门从外面冲了进来，她全身穿着破旧不堪的衣服，脸上虽然都是污泥，但却仍然看得出她的柔弱与美丽。她双手紧抱着一个纸袋，看来相当的害怕。

“哪里来的小鬼，给我出去！”

说完，两个手下自动上前抓住了女孩的手想将她强拉出去。

“拜托你！让我见遥夜先生！”

“遥夜哪是你随便就可见的？识相的就赶快走！”

袈泛说完又下了个指令，两个手下用更强硬的方式抓着女孩。但女孩坚决地站在门口不愿意离去。

“叫你的狗停手。”

“什么？”

“我不会再说第二次。”

面对遥夜的强硬态度，袈泛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叫手下们停手。此时女孩的衣服已在一阵纠缠之后，变得更加残破不堪。

遥夜从两个发情的女人中离去，走到了女孩的面前。仔细的端详着她。而女孩被遥夜那冷冽的眼神盯着，似乎相当的不自在，不由得将头低了下来。

“你叫什么名字？”

“伤……华。”

“找我有事吗？”

“你、你就是遥夜吗！我、我……想请你杀一个人！”

这句话一说完，在场众人都笑了出来。但遥夜却没有一点笑意。

“小女孩要雇杀手？别笑死人了！”

“安静！杀不杀是由我决定，不是你。”

“不用理她了！你想想，这女孩会有钱雇你吗？”

不习惯接受命令的袈泛，仍然不理遥夜的劝告，大声说着。

“我、我、我有十万元……不够的……就用我的……身体……”

说到这，伤华说话的语气不断地颤抖着，抱着自己的双手又更紧了。

“不后悔？”

“嗯！”

伤华用力的点了点头，仿佛下定了决心似地看着遥夜。而遥夜看着伤华，似乎有微微的笑容。

“这里太吵了，跟我来。”

“等一下！如果你对这种货色有兴趣，我可以帮你找，保证绝对是‘原装’，还是……你要‘亚人类’我也可以帮你……”

看见遥夜竟选择了这个邈邈的小女孩，袈泛急的大叫，接二连三的开出更优渥的条件。

“吵死了！”

遥夜用着微怒的声音叫着，一瞬间，场面安静了下来。甚至连呼吸都没有，好像陷入了无声的地狱似的。

“可以走了。”

“噢！他们……”

“死人是不会找我杀人的。”

听到遥夜如此说，伤华回头细看众人。只见他们的眉间全中了一根针，包括妓女们，十多个人都死了。

而遥夜一语不发拉着吓呆了的伤华，从后门走出了“堕天使”，进入了无言的黑暗中。

“那个……这里是？”

看着遥夜带着自己来到的一间建筑物前的招牌时，伤华不禁傻了眼。只见招牌上面写的是：“伊甸园”，虽然是用了圣经中乐园的名字，然见进入其中的，却都是些状似亲匿的男男女女们，从他们脸泛潮红的神态可看出，这里绝非美丽的乐园，而是所谓的“旅馆”。

“要不要跟是你的自由。”

说完，遥夜便进入了其中。而伤华虽然犹豫了一下，但还是下定了决心，跟了进去。

“这不是遥夜吗？欢迎欢迎！”

一个打扮妖艳的女老板一见到遥夜，便立刻迎了上去。她看来年约三十岁，身上穿着与这里环境不大适合的和服，但却明显的突显出她有着成熟的韵味。

这名女性，便是这家“伊甸园”的主人，名叫“莲心”。实际上，这家所谓的旅馆，在暗地里主持着“高级妓院”的买卖，跟“堕天使”平民化的水准不同，这里是专为大官、国际外宾而设立的，也就是所谓的“官妓”。而莲心以前更是这行中的佼佼者，不知有多少政治家曾拜倒在她石榴裙下。

“怎么？我们的女孩都玩腻了？想换换口胃？我看看……真的好爱呢！连我都想吃了她！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看着遥夜带来的伤华，莲心向他报以甜甜地一笑。顺道一提，莲心不知是因历年来玩过太多男人，亦或是本性使然，她对女性，也有着相当的性趣，甚至可说高于男性。

“我……叫……伤华。”

面对着莲心看着自己的怪异眼神，伤华不禁躲到了遥夜的身后，紧紧抓着遥夜的衣袖。但莲心却跟着挨到了伤华的身后，轻轻的抚摸着她的脸颊，吹气搔着她的耳根。而伤华更不由得将身体紧靠在遥夜的背上，像只受到惊吓的小猫似的。

“呵呵呵！真是可爱。要不要和姊姊我做些快乐的事啊？”

说着，莲心的左手便从伤华的脸颊慢慢往下滑，隔着伤华单薄的衣物，在她的不算大但却形状美好的乳房上轻轻打转着，而右手也不闲着沿着伤华的细腰往下游移着，甚至有多次都几乎攻入了伤华死命的防备中。

“啊！呜……啊！”

被莲心熟练的技术攻击着，不懂男女之事的伤华不由得娇喘